记忆中的春节

归队途中遇贵人

1975年初，我们连队奉命来到山东省栖霞县大柳家公社道西村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当时我是连部文书。

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晚，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强烈地震，胶东半岛也受到影响。这天，我到驻荣成县龙须岛公社蒲家泊村的营部“前指”报送有关材料。眼看“小年”刚过，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却赶上东北地震，我一个人远离连队，心急如焚。

2月5日一大早，经营首长批准，营部给养员曲传金用自行车将我送到荣成城厢汽车站，坐上了开往烟台的长途汽车。为了赶时间，我从烟台直接转乘去栖霞桃村的火车，下午到站后，我一路小跑赶往桃村汽车站，准备搭乘去栖霞县城方向的客运班车。因为闹地震，班车已停运，旅店也停业了。

我归队心切，开始打算徒步赶回连队，可转念一想，自己穿着棉衣棉鞋，军用挎包里还有从营部带来的文件资料，只身步行几十里山路，十分不安全。正当我拿不定要不要冒这个险时，忽然想到可以去找当地人武部门求助，借用他们的电话向连队报告一下情况。

我四处打听，找到了桃村公社人民武装部办公室。一进门，我立即拿出《军人通行证》并说明来意，一位男同志得知我是驻栖霞部队的军人，热情地让座倒水，还主动帮我打电话联系。经过军地话务员的共同努力，终于等到了我们连队首长的指示，大意是：为防地震，连队施工已停，正在村外搭帐篷宿营，叫我暂时不要回去，有事请武装部的同志帮忙。

这时，武装部的那位同志微笑着对我说：“刘同志，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放心在我这儿待着，什么时候通车了，我到车站送你！”听他这么一说，我顿觉踏实了许多，就在办公室里坐下来休息。那位同志下班后，从食堂给我买来晚饭，我拿出现金和粮票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那个年代，基层的公职人员工资不高，口粮标准也有限，我这样接受他招待，心里很过意不去。他看到我难为情的样子，便与我聊起了家常，还告诉我，今晚他正巧值夜班，我们就一起住在这儿。当时我心想：这下可真是遇到贵人了。

当晚，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那位同志带我来到搭在公社大院里的简易防震篷里，让我早些休息。他还叮嘱我，睡觉时衣服、鞋子不要脱，用棉帽子捂住脸，既抗寒防冻，又便于行动。如果夜里有动静，跟着他就行。那个夜晚，我因为穿着棉衣裤和棉鞋，裤腰带硌着腰，躺在那儿难以入睡，而他却一遍遍地在公社大院里巡查。

连队就是我的家，我一心想着赶回连队，不给武装部那位同志添太多的麻烦，2月6日天刚蒙蒙亮，我便执意一个人来到桃村汽车站。晌午时分，终于等到了发往栖霞县城方向的班车。中途，我在“十八盘”下的榆林站点下车，徒步回到了连队。

一晃快50年了，如今我已年逾古稀，那年春节前夕在桃村公社武装部遇到的那位好心人，仍然让我念念不忘。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感动之余又有深深的遗憾。 刘友铸/文

第一个月的工资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进厂工作，领到了第一个月的36元工资。家中经济拮据，我作为长子，有义务帮助父母挑起生活的重担。我交给母亲20元钱补贴家用，又花7元6角买了1双心仪已久的猪皮皮鞋，换下脚上快露出脚指头的布鞋。留下1元零用钱后，剩余的7元4角，我买了工厂食堂的饭菜票。

捏着手中最后的1元钱，我总想再做点什么。我想到了最好的同学兼朋友“大头”。如今我工作了，赚钱了，可“大头”还是待业在家的“社会青年”。吃晚饭时我悄悄地叫上“大头”，走进一家小饭馆，点了1角5分1盘的猪头肉和1角1盘的花生米，花1角6分买了两杯散装啤酒，我俩开怀畅饮。最后，我俩各吃了一碗8分钱的阳春面。走出小饭馆，我口袋里还剩4角3分钱。

靠这4角3分钱，要撑过一个月毕竟有点儿困难，何况那时我还染上了抽烟的恶习。那月14日的晚上（我厂15日发工资），我上中班，10点钟时实在困得难受，想到厂门口通宵营业的小杂货铺买拆零销售的“飞马”牌香烟解乏。那时，“飞马”牌香烟2角8分1盒，7分可买5支。可我将浑身上下的口袋掏遍了，只有4分，于是灵机一动，跟旁边做车床的小刘商量合伙买。他也正有此意，而且巧的是，他身上竟然掏出了3分钱。我俩喜滋滋地合伙买回5支烟，我分得3支，他得2支。打起精神后小刘猛然醒悟：这次合伙买烟他亏了，亏了2厘钱。于是他提出：下次合伙买烟他4分我3分，分烟办法不变。我俩击掌成交。 陈祖龙/文

朝花夕拾

“听”电影《上甘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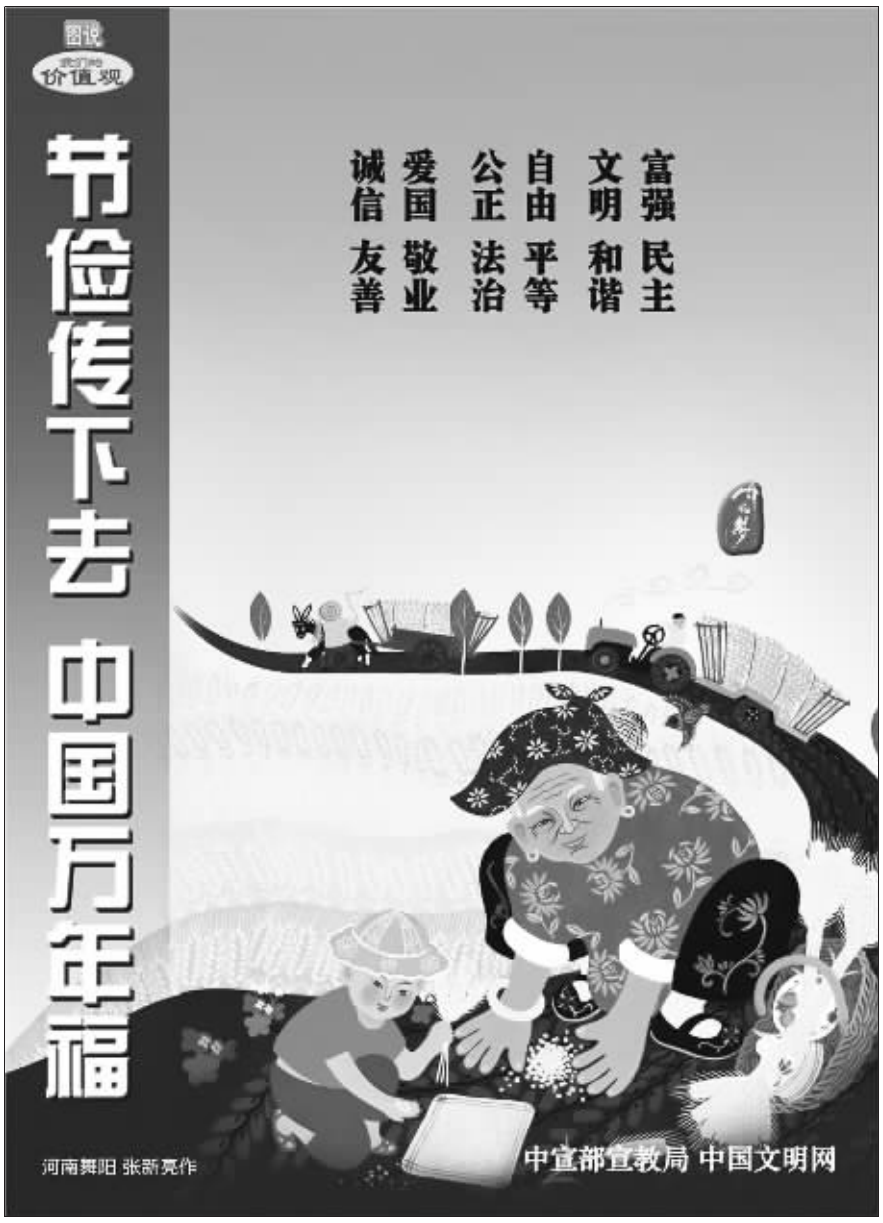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名为“电影录音剪辑”的节目，内容是让听众“听”电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正在唐山市乔屯第一小学读三年级。有一天下午，老师因病没来上课，同学们便提前放学了。这天，我从广播电台的预告中得知，将播出电影《上甘岭》的录音剪辑。那时，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我便约了几个同学到我家去“听”电影。

电影录音剪辑将100分钟左右的电影压缩到一个小时，除了实际录音外，解说员会用甜美的声音解说剧情。因为都对战斗片感兴趣，录音剪辑播出时，我们都凝神静气地听着，志愿军的枪炮声响起时，还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听”完电影后，小朋友们都说：“《上甘岭》上映时，一定要买票去观看。”

张永进/文

编辑提醒：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可信，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要素。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zlr393@sina.com。



图说往事

订婚礼物

1960年10月，我与小秦姑娘举办了传统形式的订婚仪式。在仪式上，有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交换礼物。我将一支幸福牌金笔交到她的手上，她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笔记本——封皮上配有武汉长江大桥图片的红色笔记本。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后来，由于家里老鼠成灾，这个笔记本险些成了它们的口中餐。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落得面目全非。

图为作为订婚礼物的笔记本。

韩长绵/文并供图

储白菜

小时候，家乡冬天的主菜就是白菜，并且是从秋天的小白菜开始，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当时，我们储存白菜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囤白菜，就是直接将白菜堆积在空地上，四周培上土防止白菜倒了，再横着放一些玉米秸防寒，或者盖上一层草苫子保温。有的储存在家里，有的则在出菜时储存在菜地里。

第二种是沟储白菜，一般是不往家里拉，就直接在菜地里挖沟。沟宽大约1米左右，深约一棵半白菜的高度，为的是在上面盖土，以防白菜冻坏。至于长度，要根据菜地和需要储藏的白菜数量决定。沟储的白菜一般是不急于吃的，要等到过年之后，家中的白菜吃完了，才会把白菜从沟里挖出来。

第三种是窖储白菜，就是将白菜放到菜窖里储藏。一般是挨着菜窖左右两侧的土墙层层码放，最底层垫上一些玉米秸，既能防止白菜受潮腐烂，又能让底层的白菜保存干净。如果天气较冷，就用玉米秸将菜窖入口盖住，防止窖内的白菜冻伤。入了窖的白菜可随吃随拿，非常方便。

小时候，一冬天我们几乎天天吃白菜。炒白菜、熬白菜、白菜粉条饺子、辣白菜帮……每当我们嚷嚷着要求换菜的时候，父母就会教育我们，说白菜是百菜之王，百菜不如白菜。

听了父母的教导后，我们的确感觉白菜变得更好吃了。 李丛强/文

告读者

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出书类型包括：个人传记、各类文集、影像精华等。价格优惠，品质上乘。

咨询电话：0311-88629395、88629317